

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者丛书

体验堕落

● 张建伟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验堕落/张建伟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者丛书)

ISBN 7 - 80623 - 179 - X

I. 体… II. 张… III.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735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290000 印数 1—8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7.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引言

墮

落

六

记

和

它

们

的

六

种

颜

色

金钱、权力、毒品、男人、女人，本书的题材大抵如此。我知道，我确是堕落了。

有什么办法呢？整整六年时间，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了大量的人物和事件，我把它一个个挑拣出来，扔进别着标签的筐里，最后发现，贴着名利男女等字样的筐笼，个个满满的，而关于信仰、梦想、良知、道德等的筐笼，却只有标签，空空荡荡。我知道，这是我的罪过。

而且，这很可笑。

我写的是一部旅行记。每逢一个社会充斥着堕落的气氛时，总有一部又一部的“堕落旅行记”横空出世。这时，所有体验堕落的旅行家都显得很可笑，不是被嘲弄，就是被忽视。最初的一个人叫唐·吉珂德，他挺着长矛斗风车的形象被嘲笑了几百年。随后是“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主仆二人一路走一路体验，在一个毫无疑问的世界里找到了许多疑问，他们当然也是可笑的。至于伏尔泰，被欧洲人称为疯子的那个人，他为什么写出了一部《老实人》，让那个无辜的可怜人一边体验着宫廷内外

的豪华，一边被所有的豪华蹂躏着他的良心，至今还是一个未解的谜。中国的情况有点特殊。自从在一个超稳定的社会里出现了忘情山水的《徐霞客游记》，便再也没有了那种恬静、安详的心态。《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一部比一部躁动不安。作者的旅行，被一种可怕的模糊遥控着他们的步伐。

据说，每一个进步的或将要进步的社会都是这样的：模糊，看不清真正的价值所在。信仰死了，生活却鲜亮了；梦想没了，生活却轻松了；良知败坏了，生活却有味多了；道德感消失了，生活就解放了。最后，只剩下权力、金钱、毒品、男人和女人——一个肥沃的醉生梦死的现实世界。

悲观主义者说，这就是堕落：不该走的走了，不该来的来了。

乐观主义者说，这就是进步：该走的让它走，该来的还会来。

模糊、堕落或进步，怎么理解都行。流氓或圣徒，怎么解释都行。黑色、白色、黄色、红色，怎么调和都行。

终于说到了颜色。这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一直怀疑自己患了色盲症。别人看来挺正常的东西，我却总是窥见它的堕落。这肯定是色盲。在我眼里，没有原色，只有调和色。

例如，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古时现代，人都从属于三个社会阶层，称之为“三维社会系统”，分别由黄、黑、红三色标定其帜。

黄色系统：又称聚财者系统。钱是其生活的全部内容，其标帜黄色，大概因为金子是黄色的。封建地主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商人、银行家、企业家及他们的雇员属于这个系统。他们的统治领地是市场。

黑色系统：又称智者系统。他们倾向于用智慧来解决问题或维护生存。其标帜为黑色，来源有二：一是古代代表着最高智慧的教士身穿黑袍；二是现代最高学府的博士帽、硕士帽、学士

帽皆为黑色,是专业荣誉的最高象征。哲学家、作家、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都在这个系统内活动。他们统治精神世界。

红色系统:又称为权力系统。其标帜是红色,大概因为古代当官的有个“红顶子”。该系统维持社会法律与秩序,由政治家和军队、警察等组成。他们统治社会。

一个社会是否稳定、进步,趋于大治或者大乱,全取决于这三维社会系统的状况。

我的色盲在于,多年来,我一直看不清这三种色彩的原色。

我看不清红色和黄色,就是说,我看不清哪里是官场,哪里是市场。

我看不清黄色和黑色,就是说,我分不清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没有光,也没有上帝。

而且,黄色本身也十分模糊,市场不过是楼房后面的景色,走进楼房的只有男人和女人。这时,有人悄悄向我耳语:男人统治世界,女人统治男人。这个悄声耳语的人就是看到的桃色和灰色,它使这个世界虽然到处是楼房,门窗紧闭,却再也没有私人生活,而那位被称为“骑士”的绅士,手中也不再持有剑——只剩下糖衣炮弹了。

当然还有白色——一种本该最纯洁的色彩。但在我的书中,白色却是最毒的颜色。

真要命,我的笔记本上记载的正是这些东西:这个世界全部的魅力和全部的堕落。

这都是什么东西呀!到处是色彩,却一点不美。

幸亏它们只是题材,不是主题。主题是题材之外的那根多余的弦。我使劲地拨弄它,就像老是需要用一些抽象的、像水一样清澈的思想来清洗自己。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一切又不像原来那样存在着。我明白了,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在做无

用功。我也是堕落的一部分。我的主题就是拿旧的来解释新的。而对旧的,又用更旧的思想来解释,最后,大家一起打起哈欠来。

于是,不需要主题了——这本书。只需要保留那六种颜色,用我色盲的眼睛瞅着。

是为堕落六记。

目 录

引 言

堕落六记和它们的六种颜色

第一记

白色毒杀

- 3 自杀还是毒杀？
- 7 何其毒也？
- 13 天下第一毒
- 17 吸毒者怎样杀害了自己
- 22 吸毒者如何对自己的家庭实行“三光政策”
- 27 祸国：铤而走险

- 32 十二道毒门：海普诺斯的诱惑
- 55 “第三次鸦片战争”
- 62 风起于青萍之末
- 68 姑息养毒，遗患无穷
-

第二记

桃色困境

- 75 我让人给“意淫”了一回
- 77 无花果
- 82 月光下的侦探
- 86 牙刷
- 92 捉奸的人
- 98 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 102 进不去的男女大防门
- 106 非美学问题
-

第三记

灰色骑士

- 111 骑士访古
- 115 一枚大药丸子的故事
- 123 “刽子手”之歌

- 130 寻找唐·吉诃德先生
137 只有一夜风流缘
145 花儿
151 红尘滚滚,尘缘如梦
157 故事外的絮语
-

第四记

黄色新闻

-
- 161 叩访“望夫楼”
166 “港夫人”望穿春水盼“夫”归
174 女性的手掌上跪着一个男人
180 举刀的夏娃
188 “双楼”跑动
197 “性! 不错,是这么回事!”
202 物役
209 “爱情是什么狗屁东西!”
215 理不清的两性情结
-

第五记

黑色咏叹

-
- 219 孔夫子回老家

224	夜幕下的芭蕾
228	在第四世界喝杯苦茶
232	故人冷暖两相知
236	孔乙己卖书
241	小子鸣鼓而攻之
246	“钱中自有颜如玉”
249	蝉蜕的翅膀
258	叮咚姑娘
265	“部长”也经商
271	教授与鸡蛋
274	提问与回答
280	闻亭夜思

第六记

红色裂变

289	X号“机密文件”
291	迟到的忏悔
298	父与子
305	摩托行动
312	酒神精神
321	人格
331	猪的喜剧

340 第二次握手

346 又出现了一份“机密文件”

后 记

四个逃避堕落或没有堕落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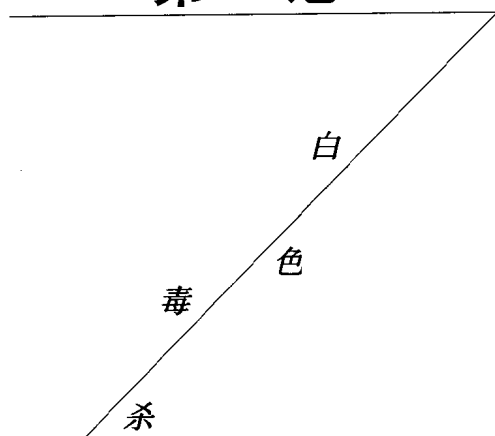
352 妹妹你小心地往前走

365 天边飞来一段情

375 永远的神圣

386 空谷足音

第一记



自杀还是毒杀？

三年前，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朋友南下谋职，可能因为生存压力，见面时，发现他们已经成为吸毒者。劝其戒毒，说是戒了好几次了，不管用，而且太痛苦，再不想戒了。回内地后，我们把这情况告诉了他们的父母，希望还能挽救。他们的父母立刻南下。今年初，见到了男方的父亲，得知两个吸毒青年全死了。

死得很惨。起初，他们在父母的强制下，进了戒毒所，而且据说果然戒了毒。但有一天，二人忽然不见了，找到时，已经是五天后，是两具开始发臭的死尸了。原来，他们并没有真正戒断毒瘾，但为了躲避父母，二人藏到一座高楼顶部，对自己进行毒品静脉注射，不料过量，当即猝死。

我们问：“看情景，他们是自杀还是毒杀呢？”

那位父亲说：“当然是毒杀。”

“他们不是戒毒了吗？”

“你们不懂。要是能戒掉，毒品就不是毒品了。”

老实说，我们真不懂。我们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

戒不掉的东西。只要有毅力,什么事情办不成?何况戒毒。因此,当我们投入“毒品危害和禁毒教育”的主题采访时,对戒毒的事情,仍然抱有这种乐观的态度。但没过多久,乐观就像撞到礁石上的海水,泡沫般粉碎了。

采访初期,有一天得到报告,一个约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从五楼的窗户蹿出,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们跟着警察赶到时,他已经断了气。法医先诊断为自杀,但有一个疑点:死者在自杀前,已经用利器斩断了自己的左手,不知是为什么。于是进行了尸体解剖和刑事调查,终于真相大白。

死者是海洛因吸食者,已吸毒成瘾,家里希望他戒毒,他自己也决心戒毒。为此,家里人弄来一副手铐,把他铐在铁床上,希望能以强制的手段,使他度过毒瘾发作期。这种手段,他本人也赞成。但仅仅过了一天,他便再忍不住,竟一边爬着,一边拉动铁床,够到一把菜刀,把自己铐在铁床上的左手,一刀剁下来,然后用一块毛巾裹住伤口,登上窗台,一跃而下。于是法医说:照这样看,他不能算是自杀,因为他跳楼的动机是去找毒品。

但一位目击者不同意这种意见,坚持说,在死者从窗口跃出时,他听到死者喊了一声:“不能吸毒啊!”如果确实有过这样理智的呼喊,他跳楼的动机就可疑了。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吸毒者瘾发时,就像一个精神病人,不可能如此理智。

第二天,死者的父母来了,带来儿子的一份遗书,是死者的“自画像”,用钢笔画出的:一条蜿蜒盘旋、吐着毒芯的大蛇,蛇头高悬,蛇身死死缠着一个少年(他自己)的脖颈。他就这样被毒蛇缠绕着,下半身已经化为一堆白骨,上半身仍在扭曲挣扎。他仰着头,左手呈乞求状,乞求着百元钞票、海洛因和注射器。而右手处,画着一条越走越窄的小路。路尽处,是手铐、逮捕证和判决书。没有文字,但死因已经明确了。

就这样，投入采访前后，一个亲闻，一个亲见，两个被毒品毒杀的案例，给了我们最初的震撼。但说句老实话，我们还是觉得这几个被毒杀的青年是没有毅力的人。我们心想：“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就是吸了毒也会戒掉，尽管我知道挺难戒的。

不知道有多少没吸过毒的人，和我们最初一样，怀有这样的信念。

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入采访的，直到那信念彻底破灭。

我们采访的时间不算短，整整四个月。走的地方不算少，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四个毒品泛滥比较严重的省。在监狱、劳改场、戒毒所、医院、学校、机关、企业，采访了所有能遇到的吸毒者，治疗他们的医生，管教他们的警察，还有从事戒毒工作多年的专家、学者。从他们的口中，听说有一些戒掉了毒的人，但一个也没有见到。

不是我们不执著。多年养成的宣传习惯，使我们无论采访什么，都想抓一两个典型。戒毒的事情也不例外。总有戒毒典型吧，以说明吸毒是可以戒掉的，以鼓舞戒毒者坚定信心，戒掉毒瘾，重新做人。因此，只要听说某地有某个吸毒者戒了毒，我们总是立刻追寻了去。但结果总是这样的：

“他戒过毒。但，又吸上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自己孤陋寡闻。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走出戒毒所的吸毒者，100个人里有80个~90个人还会复吸，但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总有10个~20个人不再吸了，就是说，真的戒了毒了。据最保守的统计，中国的吸毒者目前有数百万人，那么，找到一两个戒毒典型，不会困难吧。但就是一个也